

BENCAORENSHENG

本草人生

韓民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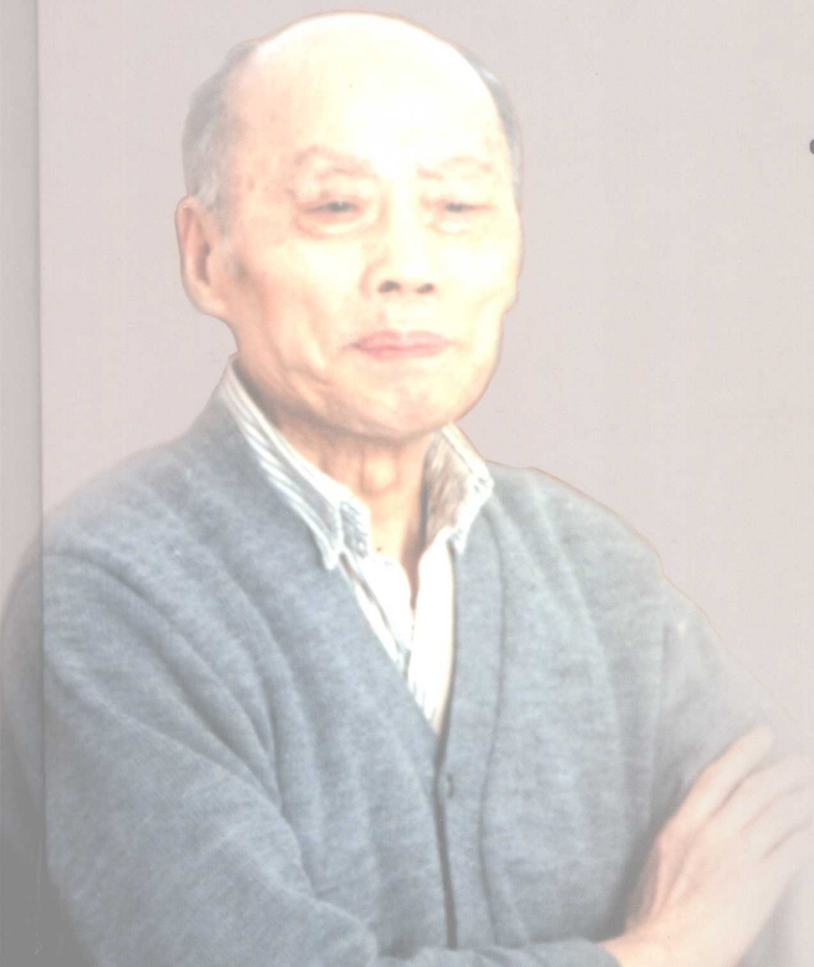


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文集

SHANGZHIJUNBENCAOWENXIANYANJIJUE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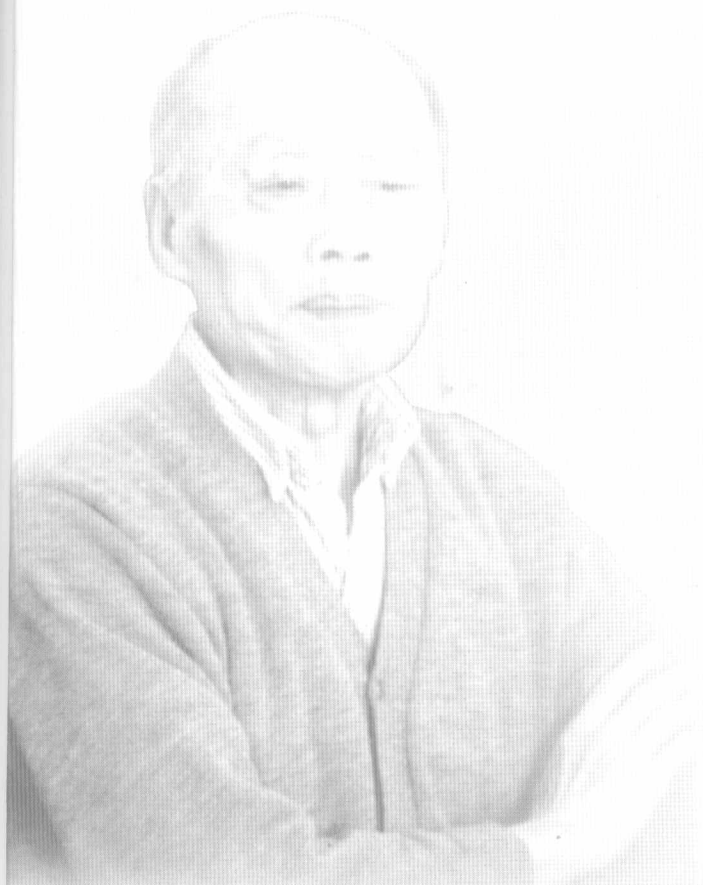
● 尚志钧 编撰
● 尚元藕 整理



● 尚志钧 编撰
● 尚元藕 整理

本草人生

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文集



责任编辑 倪项根

技术编辑 徐国民

责任校对 刘艳群

封面设计 王 磊

插页摄影 曹庆和

出版人 陈秋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草人生: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文集 / 尚志钧撰
著:尚元藕整理.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1121-046-0

I. 本… II. ①尚…②尚… III. 本草—文献—研
究—文集 IV. R28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653 号

本草人生——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文集 尚志钧 编撰 尚元藕 整理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tcmonline.com.cn>)

(上海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邮政编码 20120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mm×889mm

1/16

印张 34.25

字数 410 千字

印数 1—2 251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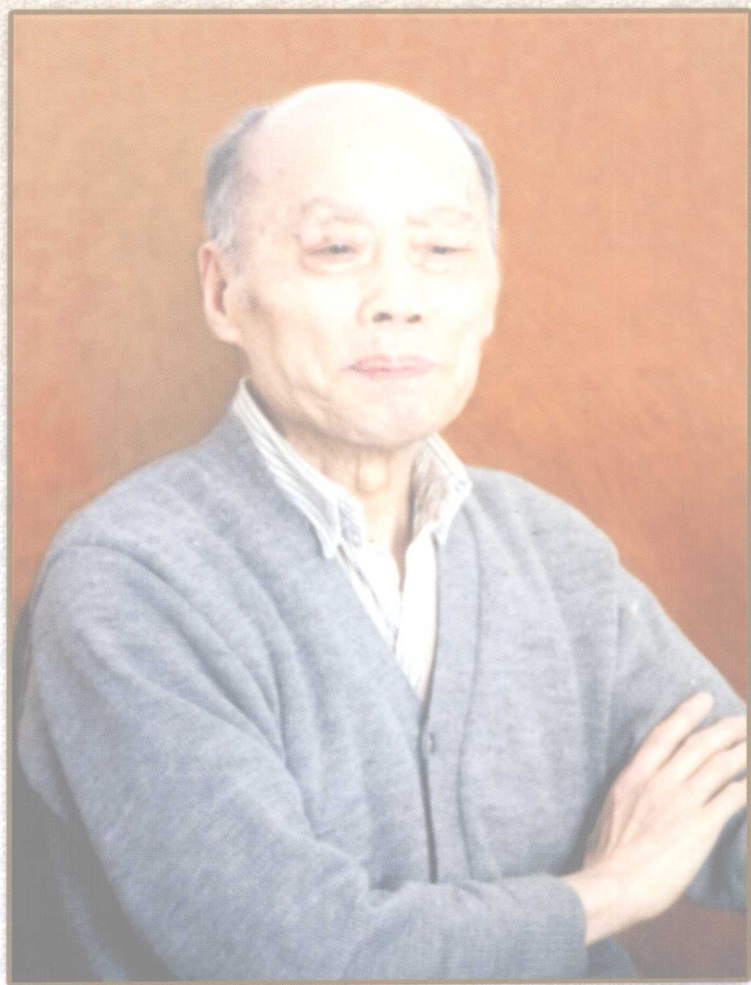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87-7-81121-046-0/R. 039

定价 5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科或电话 021-51322545 联系)



尚志鈞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司时任司长贺兴东、
时任副司长洪静一行看望尚志钧



皖南医学院党委书记卞国忠和党委副书记、
院长宋建国看望尚志钧



前皖南医学院党委书记惠国胜看望尚志钧



皖医弋矶山医院院长芮景、党委书记程度陪同
前安徽省中医管理局局长钱元太看望尚志钧



皖医弋矶山医院院长芮景与尚志钧合影



《中国中医药报》主任记者周颖与尚志钧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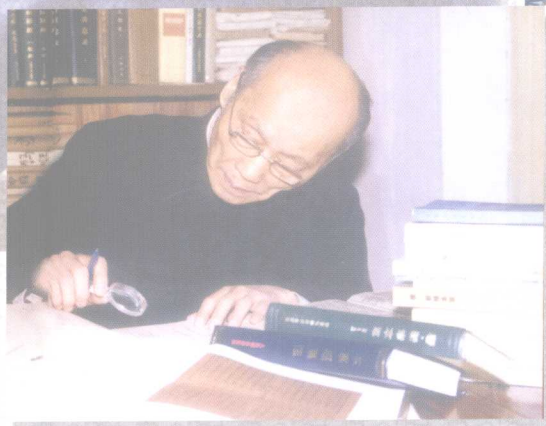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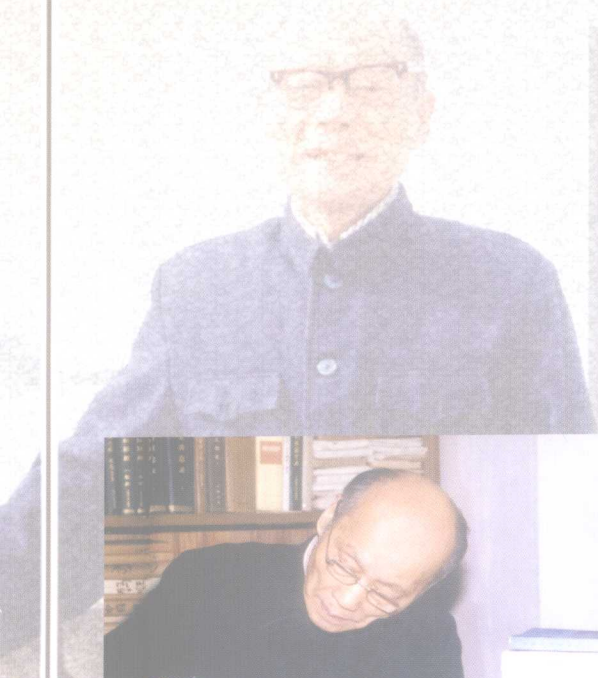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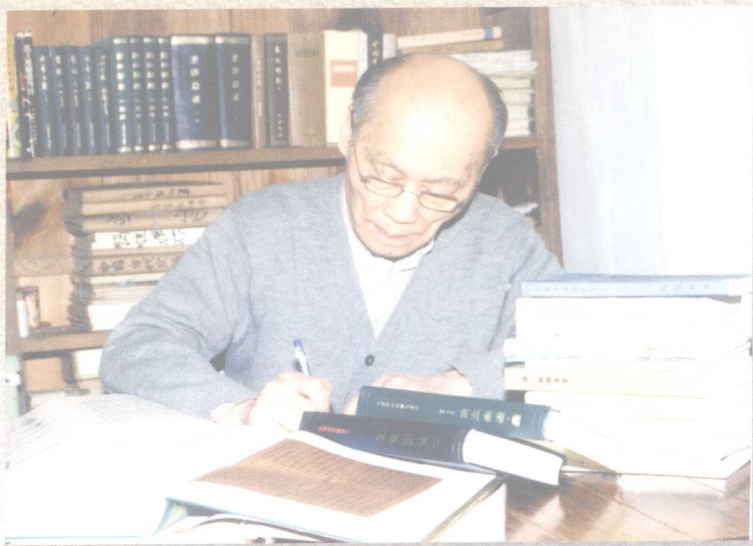


新分配到医院工作的研究生与尚志钧合影



新分配到医院工作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到
尚志钧家座谈

尊师重教







硕果累累

樟人生

韓一民題



序一

凌寒独自开

——本草学家尚志钧和他的《本草人生》

自《墨子·贵义》“譬若药然草之本”论出,《神农本草经》莅世,此后药物之学概称“本草”。其学“师道有风,源远流长”。中国药学史上,名家灿现,著述迭出,排列着一座座丰碑。在当代,尚志钧教授以其 60 余年披坚执锐的探寻,蹈厉正气搏书海,在继绍中药学理论的同时,使那些医药宝库中的重宝,走出封尘,重现于世。这位不懈奋斗的老骥,在探骊取珠之际,也润融了瑰宝的灵性,以其治学过程,展现了他人生的辉煌。

孔子说:“士志于道。”尚公就是以他的人生理想和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尽粹于本草而依托生命的。在他已经出版 22 部医药专著和发表近 300 篇论文之后,现在又把《本草人生——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文集》一书奉献于世,这部著作包括:已出版著作的提要和钩稽解说本人所提出的理论,已发表的部分论文,对古今药学研究方法的整理和他治学的体会。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作者的成就,是他的心血也是功夫,是“硬功夫”也是“笨功夫”。这部著作以其增益了我国的科学财富而令人欣慰。

尚公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把本草文献学研究定为主攻方向。此前的西药专业知识、实验技术乃至企业和医政管理经验,都成为他新目标的铺垫。中药、方剂和承载它们的历代本草著作,是他的日新之学也是他的研究对象,注

释考证与点校辑佚是他的工作也是方法，他从来就把学习和研究融为一事。这是一项“望龙光知古剑，觊宝气辨明珠”的工作，既是对吴普、陶弘景、苏敬以降历代药学家们的继承，又以芟复补遗、善校精训和他们互为表里。这项工作不仅以高层次的医药知识为基础，还需要精深的文献学养。对于后者，施蛰存先生在《浮生杂咏七十五》中曾感叹道：“圈点古书非易事，从来章句有专功。谬本流传吾滋愧，鲁鱼亥豕患无穷。”岂止如此，中药文献因于理论演进、学派传承、度量衡制度等因素，把握起来更为繁难。药名、方义和剂量，误在几微之间，关乎性命，不得舛谬。此外，有的医药名词，还有“一家一义”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要弄通本草和方书的理论和应用，还必须有文献学，特别是要有考据学的功夫不可。

本草考据学方法的创新和辑佚高质量的方药典籍是尚公的两大成就。传统的考据学在清代朴学中已登极高峰，乾嘉学者的渊博和小学功力，似乎不可比肩，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殷墟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王国维乘时而起，提出了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以经史“纸上材料”和甲金文“地下材料”相结合，超越了以往的训诂考释。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完全贯彻了这种以地下资料补充和匡正文献记载的文法论原则。这一文法经王氏首倡后在文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陈寅恪先生就曾在《王静安遗书·序》中扬挹阐述。之后饶宗颐、姜亮夫、卫聚贤、李玄伯、徐旭生等诸贤，又进一步将其与比较古文字学、人类学等相结合，把“二重”发展为“三重”，开拓了考据学的新格局。尚公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治学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二重证据的基础上，结合以现代植物分类及药理学新知识，这是三重证据思想在中医药文献领域的应用，可称为“本草三重证据法”。这从

他的《诗经药物考辨》、《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脏腑病因条辨》以及本书的内容中,均可见其思路和运用。

当年梁启超先生在评价清代考据学时指出:“考出一个名物,释出一个文字,等于现代天文学界发现一颗新星”。考据学要求惟精惟博,校书难,辑书尤难,巨大付出才可能有点滴所获。清·王鸣盛提出,点校古书,主要是“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典制事实,诠释蒙滞,审核舛驳。”自刘向以后,校书成为学者博学宏通之事。清人标格的“校讎二塗”,即“一是求古,二是求是”,不仅要恢复古书原貌,还须做一些内容诠释工作。在尚公校勘的本草和方书,精用四种校法,辨误纠谬已达数百条,改正讹字以千为计。以梁启超发现新星比拟于他,实不为过。他向往顾炎武“采铜于山”的学风。钦佩当年阮元为改正《后汉书》中“不为”的“不”的衍字,亲往郑玄故乡拜谒墓祠,在泥沙中寻得碑文而澄清的佳典。他认为考证药名、剂量等,都应遵行这种作风。《药性论》、《本草图经》等书,经尚公的爬梳抉剔,析其疑滞,拾遗规过,达到条理贯穿,易于读通。他可堪为原作者的功臣。

在尚公辑佚的诸书中,以《新修本草》最传佳话。辑佚乃是艰苦之事,在北宋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辑佚之学。历代文献不断产生又不断亡佚。宋代郑樵说亡书可通过辑佚而复还的理由:“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近代余嘉锡也说:“东部藏书者书虽亡,而天下之书不必与之俱亡。”亡书或它的部分内容保存在类书、史书、总集、方志、金石、古书注解、杂纂杂钞以及其他书中。以述为作,最能保持章句的原貌。可以将诸书所征引的章句语句搜集起来,编排成书。甚至可以从类书总集中直得原书。北宋黄伯思从《意林》、《文选注》、《舞鹤赋》中辑出《相鹤经》,南宋王应麟“采掇诸书所引”,辑出《三家诗考》与《周易郑康成

注》。清代辑书弥向高潮，在修《四库全书》时，仅从《永乐大典》中就辑佚古籍近 375 种之多。在辑佚医书方面，南宋王炎最早辑出《本草正经》即《神农本草经》，由此开辑佚医书的先河。可惜辑而复佚。明清以后国内外《神农本草经》的辑本已有十几种。目前行世的医书中，如刘禹锡的《传信方》、王袞的《博济方》、严用和的《济生方》、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等都是辑佚本。唐代苏敬等 22 人奉诏编修的 54 卷《新修本草》全称《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成书于公元 659 年，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比公元 1618 年成书的《伦敦药典》早 960 年，成书 70 年后传到日本，当时日本将其列为医学生必修课本之一。此书在宋代以后失传。1899 年在敦煌 288 号石窟中发现二片手抄残卷，现分别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在日本仁和寺和聿修堂也收藏部分古抄卷子。在辑佚本方面，尚公辑佚之前有两种，一是日本小岛知足氏 1849 年的部分补辑本，另一家是我国清末李梦莹的部分补辑本。上述残卷和辑本合起来也不足以展示全书的颜貌。

尚公从 1948 年就开始了《新修本草》的辑校工作。《新修本草》在成书以后，其内容递次被《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纲目》等载引，因《开宝本草》、《嘉祐本草》也均亡佚，尚公即以《本草纲目》为底本进行辑佚。经十年的努力，到 1958 年完成初稿。也就是在行将完成之时，在辨章考镜中领悟到，李时珍所引据的是从《证类本草》转录的资料，不尽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断然推倒重来。他接受了范行准先生的建议，以卷子本为辑佚底本，再次辑复，于 1962 年以油印本告竣。此期间曾撰写有关本书的学术论文多篇。之后又加修改补充，终于在 1981 年出版了《新修本草》的辑佚本。这一番改换底本三易其稿，前后历时 32 年终观厥成。上世纪 60 年代，曾编撰《宋以前医籍考》的日本冈西为人也在

做这项工作,其辑注《新修本草》在1964年出版。当时,专家们将该书与尚公的油印卷比较,均认为尚公辑本学术性强而更完整。尚公对60年代的本子仍不满足,又经20余年的补正和精雕细刻而再版。

诚如尚公所言,《本草人生》是他穷其一生精力研究本草文献的总结。但我们在本书中,透过学术还能看到他60多年在本草渊藪中寻步的径迹和人品。他奋发编摩又困知勉行,有逆境中的从容,也有顺境中的淡泊。他既传本草又传本心。治本草文献在当世并非显学,这累人的活计,要求指身为业者广求众籍、穷尽搜罗,有真积力久之功方能辨其名实、引据证验。这是寂寞之道,多是独耕垅亩、亲力亲为。尚公正是这样荒江独钓的野老,他不作凿空之论,不搞学术拼盘,更不屑包装。但是偏偏天赐机遇,使他不期然而然。他丰厚的著作让药学史的目录又添新裁,他名高而身不知。阅读他的著作,让我辈“更觉良工用心苦”。说也有趣:他的相貌也颇似濒湖——晬然貌,癯然身。这难道是造化天成!尚公推重过程,但是就是在探宝的历程中他自己也成为国之重宝。人生至此庶几无憾矣。作为后学我能先睹尚公佳作,深感幸甚之至。在他九十岁高龄出版此书,除表达我的祝嘏之敬外,还希望老人家把他毕生积累的7200张学术卡片也作一文集出版,以此嘉惠医林,沾溉后学,这是我在序书之际突发的企盼。

孟庆云

2007年7月4日
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序二

得知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要为尚志钧先生出一本名为《本草人生》的本草文献研究文集，甚为惊喜。喜的是：像尚志钧这样德高望重、耄耋之年仍在学术园地耕耘的中医药界老前辈不多了，表彰他们的学术成就、弘扬他们的无私奉献，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惊的是，时下，出版社大多企业化了，讲究利润，出书的盈亏往往与编辑的收入挂钩，而尚老的这本书因其过于浓厚的学术性、专业性，市场前景难以预测。因此，在惊喜之余，我对出版社各位同行的胆识、社会责任感，深表敬佩。

尚志钧先生生于1918年，1944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药专，自1946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本草文献研究。60多年来，尚老以其一己之力，矢志不渝地钻研本草学术，发表论文268篇，辑复、校点、注释、集纂本草古籍及编写本草学方面的专著达30多种。其间所做的文字工作何止几千万言，可谓名副其实的著述等身！

笔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初识尚老时，尚老已年过古稀。记得当时我跟随安徽出版界的老专家任弘毅先生前往尚宅拜访。尚老的家极其简陋，可以说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二居室连带厨卫不过四五十平米，中间的小厅置一张餐桌，靠墙边放着陈旧的长沙发和两只方凳，只有桌上一台电视机显出一点现代气息。听任弘毅先生讲，尚老原来寄居在一个工厂的筒子楼里，阴暗潮湿，条件更差。后来，任先生向新华社安徽分社反映，有记者来访，笔之于新华社内参，才促成住房等待遇的改变。尽管这样，我见到的依然是地地道道的陋室了，与一个下岗工人的家庭绝无二致。

然而陋室之中有宝藏。进得卧室兼工作室，但见四壁密密匝匝，一包包的

文稿、资料堆叠如山，每包外面均用报纸包裹，用毛笔注明着书稿名、资料名，真使人惊叹眼前这位瘦弱的老人为此耗费了多少精力！

尚老耳背，不便于行，已多年足不出户。但只要跟他谈到本草，便顿时精气神十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身患心脏病的老伴在一旁说：“老头子搞了一辈子本草，本草就是他的命！”近 10 多年，我几乎每年都来芜湖，每次必至尚宅拜访求教。与尚老交流，对我、对他都是莫大的快乐：于我，解决了许多文稿中的疑问，弥补了我的知识缺憾；于他，也可消解一点人生的寂寞吧！

研究本草耗费了他毕生的精力。早年他也当过临床医生，疗效好，医名广，以至夜半叩门求治者不乏其人。但当他认定了本草研究之路，就矢志不渝，一直走下去。

出书难。尤其对于像他这样闭门苦干、埋头学问、绝少社会交往的人。

1962 年，芜湖医专（皖南医学院的前身）就为尚老油印了《新修本草》辑本，作为内部交流。上世纪 70 年代，当时社会还处在“文革”的狂热之中，蒙所在单位领导慧眼识金，鼎力相助，将他当时已辑复完成的《神农本草经》、《吴氏本草》、《日华子本草》、《药性论》等予以油印出版。今天翻检这些几乎成为文物的发黄发脆的油印本，有恍如隔世之感。当年的刻印，一块钢板，一枝铁笔，手推油滚子，完全的手工劳动，多么不易啊！而尚老的原稿更是他一笔一画、孜孜不倦、爬梳钩沉的心血结晶。

我初次接触这些油印本，对尚老顿生敬意。我与他谈天，谈到为什么搞本草研究？是什么力量支撑他搞本草的？尚老淡淡地说：“人过一辈子，总是要做点事，总不能虚度光阴。早年我也有过多种选择。但当我接触了本草，钻进去了，就感到本草学是个宝库，内容太丰富了，可做的事太多，而做这种事的人又太少了。

依我的个性,不善交际,不喜张扬,埋头于故纸堆,做做学问还是合适的。”

古人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尚老自己都没有想到,在这条冷板凳上坐了 60 多年了!

对于学术界的现状,尚老虽足不出户,也还心知肚明,表现出一种通达和宽容。他说:“改革开放,市场大潮的冲击,使不少人耐不住寂寞,无心于学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各有志,不必勉强。我何尝不想日子过好一点,把房子装修一下,让老伴、家人改善生活;老伴跟我这么多年,吃苦、受累,真是对不起她!”说到此,尚老动情了。在求索本草的道路上,他数十年如一日,青灯黄卷,寂寥孑行。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他百事不问,倘无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取得这么多学术成果是不可能的。

凭着早年的这些油印本交流到各高校、科研机构,甚至国外(皖南医学院院长宋建国教授 20 多年前在日本留学时就见到过),尚志钧的名字渐渐为学术界所知晓。这中间,也衍生出一些意外的事:有的人窃取尚老的油印本拿出去发表;更有人径将尚老的手稿剗去“尚志钧”三字,填上自己的名字,作为成果寄给了卫生部。卫生部转给了出版社,出版社又转请文献专家耿鉴庭先生审稿。恰恰此前尚志钧已将此稿请耿老看过。耿老一见此稿即通知了尚志钧,此事即被戳穿。20 年后,尚老在回忆此事时,只是淡淡一笑:“当时有人出于好心,以广本草传布……”云云。尚老为人之宽厚可见一斑。

进入 20 世纪 80、90 年代,尚老陆续在人民卫生、安徽科技、华夏等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本草辑本、校本,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间,更有日本汉医学团体人士来访,港台地区媒体的报道评价,使他的名字远播海内外。但尚老为人低调,他一再对我说:“如果不是单位领导的理解,没有出版社的支持,我搞的东西最